

黑猫岭

庄秦◎著

HEIMAOLING
GUIMISHIJIAN

诡秘事件

黑猫岭的秘密，你知道的远远不够！

中国华侨出版社

HEIMAOLING
GUIMISHIJIAN

庄秦◎著

黑猫岭
诡秘事件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猫岭诡秘事件/庄秦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7-5113-2105-3

I. 黑… II. 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76099号

黑猫岭诡秘事件

HEIMAOLING GUIMISHIJIAN

著 者 / 庄 秦

责任编辑 / 赵姣娇

封面设计 / 雅格书装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87×1092 16开 印张 / 18 字数 / 293千

印 刷 / 深圳市永利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2105-3

定 价 / 28.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传真: (010) 64439708

发行部: (010) 64443051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001 暗诡

黑猫的肚子鼓鼓囊囊的，嘴角还有一丝殷红的血迹。

楔子 / 002

第一章 真假难辨的李家少爷 / 006

第二章 西医诊所中的密室命案 / 016

第三章 滴水不漏的圆通法师 / 028

第四章 胆大包天的土匪刘胡子 / 040

第五章 血溅归来寺 / 050

第六章 与匪首在山谷中密会 / 061

第七章 十年前的往事 / 070

第八章 秘道里的殊死较量 / 080

第九章 谁能成为财宝的真正主人 / 090

尾声 / 104

105 血毒

愚昧以及阴谋笼罩的小镇，究竟谁才是幕后凶手，谁才是最终赢家？

楔子 / 106

第一章 恶人的血，有毒 / 109

第二章 印有火漆的银元 / 118

第三章 隐秘地窖里的三口水缸 / 127

第四章 密室内的囚犯，化为骨架 / 136

第五章 化尸大法，偷天换日 / 146

第六章 横插一杠的洋人 / 153

第七章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 161

尾声 / 170

有了天火残余，就可以锻造出削铁如泥的神兵利器。

楔子 / 172

第一章 乞食老人狂性大发 / 176

第二章 月色下的偏远小镇，血流成河 / 186

第三章 痴迷剑术的东瀛来客 / 194

第四章 狐媚女子密室失踪 / 204

第五章 天显异象，命中注定 / 215

第六章 天衣无缝的局 / 223

第七章 细雨迷离之夜，横死之尸 / 233

第八章 两路人马，危机四伏 / 242

第九章 局中设局，环中套环 / 253

第十章 炸药桶上，峰回路转 / 262

第十一章 地窖里的秘密 / 271

尾声 / 279



黑猫的肚子鼓鼓囊囊的，
嘴角还沾着一丝殷红的血迹。

楔子

因循相守十年的规矩，黑猫岭镇逢五为集。

这一日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农历十月十五，恰逢集日。黑猫岭镇从大清晨开始，唯一的长街上就挤满了从各处山寨赶来的乡民，人声鼎沸。叫卖山货的、耍把式的、玩西洋镜的，将青石板铺成的长街塞得水泄不通。

平日里那些随处可见的野猫也因为受惊的缘故，纷纷逃出镇子，钻进了附近的黑森林里。

货郎许常德从镇公所走出来后，手里捏着三块现大洋。朝着现大洋吹了口气，听到银元发出铮铮之声后，他得意地将三块银元放进了贴身的口袋里。这一次，依着陈郎中写的单子，许常德充作脚夫，屁颠屁颠跑了一趟县城，进了一批西洋药，交给了陈郎中。三块大洋正是陈郎中给他的奖赏，除开一去一来的路费，正好挣了两块半银元。

站在长街上，许常德感觉有些肚饿，本想去镇子东头的李家大宅喝口稀粥，刚走了两步，才想起李家大宅三个月前遭了土匪刘胡子的洗劫，李大善人也被杀了。李大善人每逢集日施粥的惯例也因此停了三个月，许常德暗道一声晦气，只好迈步来到开包子铺的李二娘家，在那里吃了两个猪肉白菜馅的包子，就准备回屋歇息。

许常德的家在野狗沟，离着黑猫岭镇约莫有着五里路，那是个小村子，比黑猫岭小多了，只住了几户人家。沿着官道，许常德拎着一只货郎口袋大步流星朝着家走，归心似箭。

刚走了一盏茶的工夫，他忽然听到头上传来几声乌鸦的哀鸣，甚是凄凉。抬头望了一眼，才发现天色突然变得有些黯淡。天边还有几朵乌黑的云正飞快地游移，终于遮住了圆盘似的太阳。

糟糕，要落雨了。千万不能让雨淋到自己，这初冬的雨可怕得要命，淋到

身上就发寒，浑身打摆子，少不了到陈郎中那里挨一针盘尼西林。眼看好不容易挣了两块半大洋，要是淋雨患了风寒，肯定被那天杀的陈郎中赚半块银元回去，这可不划算。

刚这么想着，他的胸腔忽然一阵难受，猛烈地咳嗽起来。他连忙用手掩住了嘴，等平息后，他挪开手，却见到手心有一滩殷红的血迹。

许常德幽幽叹了口气后，抬头看了看天色，决定抄官道旁的小路下山回野狗沟去。

这条小路真的称得上是羊肠小道，逶迤在一面陡峭的悬崖上，弯弯曲曲，煞是惊险。所幸小路旁全是粗壮的松树，可以搭一搭手，所以还算得上安全。许常德把货郎口袋拴在腰间，攀着松树树枝，刚向山下走了几步，突然感觉膝盖后侧猛地一疼，小腿不由得没了气力，幸好抓住了树枝，不然差点就连滚带爬地摔下了悬崖。

只听“喵呜”几声狂啸，几只凶神恶煞眼睛泛红的黑猫呼啸着从许常德的脚下跑过，一阵风似的，转眼就沿着小路跑下悬崖，不见了踪影。

这几只黑猫发疯了吗？居然跑得那么快。

一想到镇子里流传已久的那些关于黑猫的恐怖传说，许常德就不由得感觉心中一阵阵发紧。他狠狠咒骂了几句后，继续小心翼翼地下山。约莫两袋烟的工夫，他终于下了山，只要再沿一条狭窄的兽径，穿过一片密密麻麻的树林子，就是野狗沟了。他站在平地上，伸了伸懒腰，活动了一下有些僵硬的双脚，正要提步继续前行的时候，忽然树林里传来一声乌鸦的哀鸣。接着，乌鸦的哀鸣声蓦地响成一片，此起彼伏，叫声铺天盖地，淹没了整个树林，似潮水一般向许常德扑了过来。

许常德目瞪口呆地站在树林前，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他放眼望去，这才看到不远处树林的树梢上，站满了通体黢黑的乌鸦。

乌鸦是凶鸟，它们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潜藏的死亡。不过，许常德却并没有感觉到害怕。相反，他的脸上还出现了一丝不易被人发现的浅笑。

许常德知道，乌鸦聚集的地方，多半都会有尸体存在。而在这偏僻的树林里，最有可能出现的，就是野兽的尸体，如山鸡、野羊。要是运气好的话，能捡到野猪也说不一定。

要是捡到了野兽的尸体，只要拿锋利小刀削去腐坏的烂肉，用盐腌了之后，再在灶台上熏晾七八天，下个集日就可以背到黑猫岭镇，当作半成品的腊肉挣上一点散碎银子。这种事，以前许常德又不是没干过。

想到了这一点，许常德顿时莫名激动了起来。他大声吆喝着向树林跑了过去，想要把林子里的乌鸦都惊走。不过，还没等他走进树林，那些乌鸦竟全都呼啸而起，向远方高耸入云的藏龙山飞去，不一会儿就在空中变成了无数个微小的黑点。

树林顿时变得安静了下来，静得就像一座空荡荡的坟墓。

许常德缓慢走进了树林中，用力抽动着鼻翼，搜寻着空气中腐败糜烂的动物尸体的气味。不过，他并没有嗅到腐烂的气味，倒是嗅到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很新鲜的血腥味。循着这腥味，他绕过了一棵干枯的悬铃木，这棵悬铃木掉光了树叶，看上去就好似被砍了头颅的士兵一般。

然后，他看到了一具尸体。一具人的尸体。

尸体就躺在悬铃木树干后的地上，赤裸着身体。这是一具男尸，浑身肿胀，肚子像鼓起来的一个小山包，脑袋和脸肿得好像黑猫岭镇上朱屠夫案板上摆着的猪头一般，七窍中盈着乌黑的血，却没有外溢。在尸体旁，还趴着几只通体黢黑的野猫，赤红着眼睛，贪婪地盯着尸体那鼓胀的肚子。

许常德吓了一大跳，心脏怦怦乱跳着，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他转身想跑，一双腿却不听他使唤，一步也迈不开来。而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声“喵呜”。一只黑猫狰狞地叫了一声后，一跃跳到尸体的肚子上，伸出了前掌。

黑猫伸出舌头舔了一口嘴边的黏液后，又发出一声狞叫。四周的黑猫就像伤寒病人在陈郎中那里打了盘尼西林针一般，顿时兴奋了，同时发出了如婴儿啼哭一般的嚎叫，冲到了尸体前，大口大口撕咬吞噬着。

许常德只觉得裤管一热，他知道自己因为恐惧而失了禁。这一下他也回过了神，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后，转身就跑。沿兽径穿越小树林的时候，他的草鞋跑丢了，赤着的脚脖子被尖锐的草芒划出一道道伤口，传来生硬的疼痛。但他哪里还管得了这么多，只顾着向前奔跑。

终于，许常德冲出了树林。在他的面前，是宽敞的官道。他不禁想，要早知道树林里有这么一具恐怖的男尸，他就不走这条小路了。

而现在，许常德必须得去黑猫岭的镇公所报案，人命关天，就算是土匪刘

胡子干的好事，也得在镇长王大爷那里落个案才行。这一次，他不敢再从小路回黑猫岭了，只能从官道走。

在官道上，许常德疯狂地奔跑着。当他转过一个急弯，越过一道山壁的时候视线陡然开阔。这时，他忽然看到前方有一个瘦弱的年轻人，穿着一身合体的西装，戴着礼帽，提了一口皮箱，拄着一根文明棍，正不慌不忙缓慢行走在官道上。

第一章 真假难辨的李家少爷

1

下午申时之后，黑猫岭镇的集市已经渐渐散去。镇长王安亭和镇里的西医师陈郎中坐在镇公所里正下着象棋，突然听到屋外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然后又听到了货郎许常德惊慌失措的惨叫声。

“不好了，出大事了！”

王安亭年轻时在省城混过袍哥，听说坐过香堂的位置，所以镇里的乡民都尊称他一声王大爷。王大爷今年虚岁五十有三，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入了镇公所成为镇长，这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毕竟是混过袍哥走过江湖的人，王大爷处乱不惊，抬起手指，捏住一粒棋子，缓缓落在棋盘上，扬眉对陈郎中说道：“将军！”

陈郎中微微一笑，抱拳道：“还是王大爷厉害，我认输了。”

王大爷哈哈大笑之后，这才站起了身，走到门边，大声对着浑身颤栗的许常德呵斥道：“你在这里哀叫个什么？扰了你王大爷的雅兴，当心王大爷打你板子！”说完之后，他才发现许常德光着脚，没穿草鞋。许常德的身边还站着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岁数和陈郎中差不多，二十出头，身着一套合体的西装，戴着礼帽，还拄着一根文明棍。

足足费了一袋烟的工夫，许常德才结结巴巴将他在悬崖下那片小树林里的所见讲出来。王大爷听完后，脸色微变，但很快就恢复了镇定。他从怀里摸出一把盒子枪，晃了一晃后，转身对陈郎中说：“走，我们去小树林看看究竟。”

陈郎中耸了耸肩膀，问：“我也去？”

王大爷不紧不慢地答道：“当然你也要去！自从三个月前土匪刘胡子攻打李家大宅，灭了李家三十余口人，李大善人的女婿被杀了后，我们镇公所里就

缺了件作。你是医生，又是西医，验尸的事就只好让你来做了。”

陈郎中只好苦笑着站起了身，跟着王大爷出了门。而王大爷好像想起了什么，对着门边那个站着的陌生年轻人问道：“你又是谁？”

这年轻人放下了手中的皮箱，不卑不亢地答道：“我叫李莫展。是李大善人李志民的亲生儿子。”

听完这句话，王大爷顿时脸色大变。

三个月前，黑猫岭镇东头的李家大宅遭到了土匪刘胡子的突然袭击，全家三十余口人尽数被灭门，李大善人李志民落得个死无全尸的下场。大宅被刘胡子一把火烧了个精光，只剩一座废弃的塔楼幸免于难。

王大爷知道，李大善人十年前将刚满十周岁的亲生儿子李莫展，送到省城里的洋学堂读书。这十年来，李莫展从来没回过黑猫岭，每年都是李大善人亲自去省城探望儿子。好几次和李大善人下棋的时候，王大爷都劝李大善人把儿子叫回身边来共享天伦之乐，但李大善人却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就且让李莫展趁着年轻在外闯荡一番吧。

当时王大爷还笑称李大善人不懂得享清福，没想到李家被灭门的时候，却只有在外念洋学堂的李莫展幸运逃脱了这一劫。

王大爷将盒子枪放回枪袋里，握住了李莫展的手，激动地说：“莫展，你暂且在镇公所里歇息一会儿，我和你爹有着过命的交情，你千万不要拘束。我先去野狗沟那边处理完无名尸的事，再回来与你从长计议。”

李莫展点头道了声谢，而王大爷则回屋给正在家里绣花的女儿王娇娇打了个招呼后，就领着十多个镇里保安团的团丁，与陈郎中一起沿着官道向野狗沟赶去。

在许常德的带领下，王大爷和陈郎中来到了野狗沟外的那片小树林。

在那棵悬铃木后，他们看到了这具无名男人的尸体。准确地说，这已经称不上是一具完整的尸体了。尸体只剩一张完整的人皮，蒙在一副白森森的骨架上。所有的血肉都不见了，是被那些贪婪的黑猫吞噬殆尽的。

黑猫岭的镇名里虽然有黑猫两个字，镇子里也有人养猫，但却绝对没有人养黑猫。黑猫被这里的人视作邪恶的生灵，一旦看见后就会提刀砍杀。据说，

这与镇子里一个流传多年的恐怖传说有关。

所以，镇子里的黑猫都逃了出来，躲进黑森林里自生自灭，这么多年来，竟然还是生存了下来，还不停地繁衍后代。正因为黑猫的命运如此凄惨，所以它们在黑森林里不管见到什么东西都会吃。但王大爷和陈郎中怎么也想不到眼前会是如此恐怖的情形。

面对眼前的情形，几个团丁已经忍不住呕吐了起来。今天赶集，李二娘包子铺的包子做得又白又大，皮薄馅多，保安团的团丁们都吃得不少。可惜，现在全都吐了出来。

陈郎中毕竟是西医医生，他捂住口鼻小心拈起了那张薄薄的人皮，仔细看了一眼后，说：“真是奇怪，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死法。皮肤上没有瘀斑，也没有伤口。唯一的伤口是被尖利的猫爪划开，腹腔里的鲜血和内脏全化成脓水。应该是一种很可怕的毒，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毒！”

王大爷的眉头紧紧蹙在了一起，良久，他才唤过了一个团丁，小声说道：“你去一趟省城，把赵麻子请到黑猫岭来。”赵麻子是省城出名的神探，听说他有一张坑坑洼洼的麻子脸，甚是吓人，但却又心思缜密，曾经破获无数大案。陈郎中不禁心想，那赵麻子日理万机，省城的事都忙不过来了，你王大爷又何德何能，会因为一具死状惨烈的无名男尸就将赵麻子请来？

陈郎中的心思显然被王大爷看出来，他摘下手指上的一枚绿玉戒指，交给了这个团丁，说：“只要赵麻子见了这枚戒指，他一定会来的。”想来王大爷与赵麻子定然有着私下的深厚情谊。

陈郎中还是有点诧异，问：“为了这么一具来历不明的离奇男尸，有必要请神探赵麻子来吗？”

王大爷笑了一声后，才神秘地答道：“这么一具男尸当然没必要劳动神探驾到。不过，李莫展身份的真伪，却有必要请赵麻子来甄别一下。”

陈郎中这才明白了王大爷的想法。黑猫岭镇就两家富户，王大爷和李大善人。李大善人虽然死于土匪刘胡子之手，大宅也烧了个精光，但镇子外的上千亩良田还在，每年还有近万块现大洋的租子可以收。

李莫展已经出门这么多年，相貌变化极大，谁也不敢肯定这个突然到来的年轻人就是李大善人的亲生儿子李莫展。

难怪王大爷会想到请赵麻子到黑猫岭来走一趟。

2

这具被一张人皮裹着的白骨，被团丁用一张破席子卷着，带回黑猫岭镇，放入镇尾的义庄中。此时已是酉时，初冬天黑得早，虽然现在天还亮着，但镇公所里已经准备好了油灯。

王大爷进了镇公所，却没见着那个自称李莫展的年轻人，于是连忙问镇公所的文书。文书说李莫展在屋里坐了一会儿后，就出门了，说是要去看看自家的大宅。王大爷眼皮蓦地抖了一抖，又问文书：“你有没有给他刘胡子血洗灭门的事？一座大宅的废墟又有什么好看的？”

文书点了点头，说：“当然说了，但李家少爷还是执意要去看一眼。他还在镇公所外买了香蜡纸烛，说是要去祭拜一下他的亲生父亲。”

“呃。”王大爷凝神片刻后，对陈郎中说，“郎中，你陪我去一趟李家大宅。现在李家什么都没了，就去请李家少爷到我家里来吃顿便饭吧。”

不管李莫展是真是假，场面上的事，还是得面面俱到的。

王大爷的宅子就在黑猫岭镇长街的西头，镇公所旁边，与东头的李家大宅遥相呼应。准确地说，镇公所是借王大爷家偏屋扩建而成的。黑猫岭镇的保安团也是王大爷出资设立的，他亲任保安团长，保安团的团丁也住在王家大宅中守卫。

为了防范土匪，大宅筑有坚固高耸的围墙，围墙上修建了炮台和枪眼，戒备森严。平日有两个厨师特意为保安团和镇公所的人煮饭，不过王大爷自己吃的饭菜，却是他的宝贝女儿王娇娇亲自下厨做的。

王娇娇刚满十七，她的妈妈，也就是王大爷的老婆，十年前就死了。那时王大爷刚终结了省城里的袍哥生涯，带着一大笔银元在回黑猫岭的路上，却遇到一股流窜的土匪。一番激战之后，那帮土匪全死在了王大爷的盒子枪下，而王娇娇的妈妈却脑袋中了流弹，当场断了气。

王大爷视女儿为掌中之宝，捧在手里怕坏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眼看着家有小女初长成，现在王大爷最着急的就是为王娇娇挑上一个合眼的丈夫。相貌英俊的陈郎中是在三年前来到黑猫岭开西医诊所的，王大爷觉得这个年轻人还

不错，所以也将他纳入了招婿的视野之中。

不过，要是今天来到黑猫岭的那个年轻人真是李莫展，或许他的条件又比陈郎中好上了许多。

王大爷和陈郎中穿过镇里的长街，来到东头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暗了。

劫难后的李家大宅，如今变作一片焦土废墟。原来的花园早就不见了，焦黑的泥土与化为木炭的树枝，无声地述说着三个月前那惨烈的一幕。围墙虽然还在，不过到处都是被土匪炸开的缝口。几幢残缺的厢房在即将来临的夜幕中矗立着，开裂的墙体摇摇欲坠，随时都会坍塌。只有远处一座塔楼孤单地伫立着，在黄昏中只留下了一副剪影，看上去甚是凄凉。

塔楼的门锁着，还贴着封条。封条是王大爷在那场大火后，为了保护李家最后的财产，亲手贴上的。李莫展就站在塔楼下，静默地注视着眼前的残垣断壁，眼眶中盈出一汪浅浅的泪水。他是如此沉浸在自己那悲伤的世界里，就连王大爷和陈郎中走到身边，他也没有留意到。

王大爷轻咳了一声，这才惊醒了李莫展，他连忙打了个招呼。王大爷和蔼地说：“莫展啊，你回到了黑猫岭，就是这宅子的主人。虽然李大善人以前租给农户土地的契约全都毁在了一把火里，但我王大爷一定会为你做主的，帮你重新订立契约。”

“真是太感谢王镇长了。”李莫展微鞠了一躬。

陈郎中也插了句话，说：“李先生，现在你家宅子里没人了，今天晚上你就到王大爷家里住一夜吧。那边已经准备了晚餐，正等着你呢。”

李莫展刚要道谢，突然之间，宅子废墟外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喧哗声。王大爷循声抬眼望去，只见一群衣衫褴褛的农户打着火把越过了围墙，气势汹汹地冲入李家大宅。为首的一个人，正是已经重新穿上草鞋的货郎许常德。

3

乡村里的农户，想法总是很简单。以前他们租李大善人的土地栽种庄稼。每年收成后，将租子交给大善人，剩下的粮食自己留一部分吃，再拿一半卖，虽然算不上富有，但也混得了温饱。就算实在混不了温饱，每十天一次的集日

上，李大善人都会在大宅外施一锅粥，请赶集的农户与乡民吃上一顿。

三个月前李大善人死在了土匪刘胡子的手中，被碎尸。农户们看到这恐怖的一幕，先是感到了惊惧，但随后却又觉得很开心。李大善人死了，租佃农田的契约也毁在了刘胡子放的那把大火里。是否这就暗示了他们，以后不用再给李大善人交租子了？反正他们全家三十余口人全都被灭了门，那些田土自然没有了主人，就应该归农户们自己所有了。

当然，农户们的这种开心，多多少少有点不厚道。

许常德也在野狗沟里租了一块李大善人的地，他寻想着今年年景不错，要是不用再交租子，他可以将收成换成一笔钱，或许可以到县城的妓街买回一个愿意从良的中年女人。就在他打着如意算盘的时候，却在今天发现那具恐怖的无名男尸后，遇到了李大善人的亲生儿子李莫展回乡。

正如晴天忽遇惊雷，许常德的心情很是郁结。跟着王大爷和陈郎中回到黑猫岭镇后，他踟蹰来到李二娘的包子铺，叫了一盘猪肉馅包子，又要了一壶豆子酒。在半醉中，他给同桌的几个农户说了李莫展回黑猫岭的事。说完之后，他喷着酒气说：“谁知道这家伙是不是真正的李莫展？说不定是个冒名顶替的骗子呢。”

许常德的这句话惹起了农户们的话头。在豆子酒的作用下，这群衣衫褴褛的农户们认定李莫展是假的，他到黑猫岭来，就是为了那上千亩良田，还有每年近万块大洋收入的租金。所以，吃过了包子后，他们叫来了一群住在镇内镇外的农户，气势汹汹杀到李家大宅，想要揭穿李莫展的画皮。

王大爷毕竟是镇长，又把持着黑猫岭镇的保安团，在农户的眼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大人物。果然，他目露凶光，朝这群人睽巡了一遍，农户们很快就沉默了，一句话也不敢再说。

“过去李大善人对你们怎么样？”王大爷的声音很低沉，却充满了威严。

“王大爷，过去李大善人对我们这些佃户是很厚道。每年收成好的时候，他不加租，就算收成不好，他也会酌情减租，从来没派家丁逼过我们。”许常德唯唯诺诺地答道。不过，他马上又说，“可是，一码事归一码事。现在我们怀疑这个李莫展不是真正的李家少爷，如果他是个骗子，那可怎么办？”

王大爷不禁皱起了眉头。这也是个让他头疼的问题。

许常德旁边一个秃顶的农户也大声说道：“对，常德兄弟说得对！要是这个年轻人真是李大善人的亲生儿子，我张秃子第一个和他重新签一张佃田契约，日后继续按时足量交租。”王大爷知道，这个张秃子是把种地的好手，农户中就数他租佃李大善人的田地最多，在农户中说话也称得上有分量。

王大爷看着张秃子，点了点头，郑重地说道：“嗯，这个事嘛，也请各位乡民们放心，我会处理好的。老话说得好，真的假不了，假的自然也就真不了。我已经修书给省城里的神探赵麻子，请他来确认李莫展李先生的身份。我王大爷丑话先说在了前面，一旦确认了李先生是李大善人的亲生儿子，你们每个佃了李家田土的农户都要重新和李先生签订契约，要是谁敢耍花招，我饶不了他！当然，要是李先生是假的，我腰杆上的盒子枪也不会放过他。”

他说这话的时候，陈郎中注意到，李莫展依然站在塔楼边一言不发，面不改色，一副坦然的模样。

4

不过，王大爷说完这些话之后，农户们却并没有离去，他们似乎都在等待着许常德或者张秃子说话。毕竟到李家大宅来惹事，是许常德鼓动的，而张秃子又是佃户中威望最高的一个人。

王大爷也明白这一点，于是向许常德和张秃子问道：“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许常德挠了挠头，诺诺地说：“王大爷，我看没必要请神探赵麻子来黑猫岭吧……”

“此话怎讲？”

“不知王大爷听说过没有，十九年前李大善人为了给独生儿子——也就是李家少爷李莫展——办满岁酒。他在宅子里摆了一场大宴，还请来了县城的戏班，热闹了三天三夜。”

这件事王大爷是知道的，当时虽然他还在省城混袍哥，但也从旁人嘴里听说过这事。不过，这又和甄别李莫展的身份有什么联系呢？

许常德又神秘地說道：“李大善人喜欢书法，写得一手好字。那天搭戏台的时候，他一手抱着李家少爷在台子上，一手握着毛笔，当场写了一幅龙